



楚辭目錄



班固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神讒放流
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
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
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干
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
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
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
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

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

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

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未云

楚辭卷第一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輿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矍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校書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

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

三姓於開中

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

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

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

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毀之

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

王乃疏屈原

疏一作逐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

一作邪

憂心煩亂

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

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

道徑

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

以風諫君也

大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

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

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

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

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

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

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

關遂脅一作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

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與佯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其子襄王

詐懷王今絕齊者乃惠王非昭王也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

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屈原放在草野草一作山復

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

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曰縣北帶汨

將三十里名為屈潭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

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

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媿於君媿配也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

子飄風雲霓飄一作以為小人其詞温而

雅其義皎而朗一作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

焉 悠一作閔 魏文帝典論云濠游按行屈原尚之窮

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

帝繫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

後能繹事司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

若敖奄征南漳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

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

卿子孫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末

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

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申古離騷經首章

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

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至馬遷揚

雄班固自叙之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

篇實煩於代 朕皇考曰伯庸 父死稱考詩曰

以古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

志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

者上下共之各辭與帝舜言解朕屈原曰朕皇考至

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

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 攝提貞于

孟陬兮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曰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

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於庚言已以大

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

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歎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華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

而下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

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裊姪於巳巳為子十月而

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

也淮南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

子注同皇皇考也覽觀也揆

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名

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

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

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

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

崇仁義序長幼也夫大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

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

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

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

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

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

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尔紛吾既有

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紛吾既有

此内美兮紛盛兒五臣曰又重之以脩能脩

也言已之生内舍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

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

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

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

韻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

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薜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

戶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

離說者不同說文曰江薜靡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

以江離糝以薜蕪乃二物也本草薜蕪一名江離江

離非薜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薜蕪

見九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

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赤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

芷一名白芷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楚人謂

之藥 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 蘭香草也 秋而芳 佩

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麟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

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

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緝繩

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悅菹蘭則

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

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

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

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

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

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

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

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

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蘭兮

陸機云簡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諸宮中皆種之文選

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
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
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春蘭石蘭
王逸皆曰香草不分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
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若
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
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
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
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蒲室在堂
蒲室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
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
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菟先風轉蕙泛
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時以沙
石則茂沃以湯艾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
葦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
雖不若蘭其視椒檜則遠矣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

汨去竟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

外曰：恐年歲之不吾與。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朝寒阨之木蘭兮。塞取也。阨，山名。補曰：塞，音引朝，撰阨之木。蘭，阨，頰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也。多木蘭。夕攬洲之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事。大

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事。大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離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攬，搵一作攬，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日

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又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

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恐美人之遲暮。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不撫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何不攬

攬，採也。水中可居也。多木蘭。夕攬洲之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事。大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離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攬，搵一作攬，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日

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又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

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恐美人之遲暮。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不撫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何不攬

攬，採也。水中可居也。多木蘭。夕攬洲之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事。大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離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攬，搵一作攬，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日

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又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

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恐美人之遲暮。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不撫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何不攬

攬，採也。水中可居也。多木蘭。夕攬洲之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事。大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離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攬，搵一作攬，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日

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又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

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恐美人之遲暮。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不撫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何不攬

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

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政其

度以從忠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

正之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

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

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

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昔

三后之純粹兮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周衆

芳之所在衆芳論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

皆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

臣云維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

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芷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

草有菌桂花白菜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豈維紉夫

也淮南子曰申菜杜芷美人之所懷服

蕙芷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

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

呼鷓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

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

臣云維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

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芷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

草有菌桂花白菜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豈維紉夫

也淮南子曰申菜杜芷美人之所懷服

蕙芷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

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

呼鷓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

皆在所用蔭白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之

介大也補曰耿切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堯

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

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何桀紂之

猖披兮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兒猖

謂亂也補曰博雅云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

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

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三以法

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惟

夫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明而不路

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論傾危言

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

小人明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

云悲世俗之迫阨相如大豈立余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也無身字補曰小人恐皇輿之

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

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

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

李華集卷二

七二

君者莫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兒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見切踵亦跡也

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諭

荃也察
一作撥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蔞同莊子云得魚而忘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

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

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
此也

反信讒而齋怒
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已也齋一作齊補曰齋音費又音妻說文云齋炊舖疾也釋文齊或作齋並祖西切五臣云齊同也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謇謇忠貞兒也

忍而不
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而字一本忒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忒君之改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

指九
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天以為正兮
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

章云所作忠而言之
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

中央鈞天策方蒼天東北變天
以爲正淮南子九天

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
夫

唯靈脩之故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

憲之心上指九天
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

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
言我指九天欲為君行正

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補曰王逸言自盡

昔謂自竭盡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

改路

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

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

與余成言兮

初始也成平也言一誠信之言一誠信之言

後悔遁而有他

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

誠言後悔遁而有他志也遁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

既不難夫離別兮

近曰離遠曰

傷靈脩之

數化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

傷惜也補曰數所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滋時

三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哉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又

樹蕙之百畝

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

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

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畝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然則

畦共呼種

種蘭多於蕙也此畦留夷與揭車兮

畦之名留夷

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芡與五十畝為畦也揭一作藹文選作藹藹車補曰畦音携揭藹藹並丘謁

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

藹車芡與本草拾遺云藹車味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衡一作

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與心而嫉妬也忽馳騫以追逐兮

五臣云忽急也馳一作駝補曰驚亂馳也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

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老冉冉

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漸行也恐脩名之

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

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也屈子非貪名者然

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

飲木蘭之隊雲路兮墜墜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華也言已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

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

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

莫輔體延年荀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

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

於笑長顧領亦何傷誠欲使我形兒言已飲食清潔

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嶼領飢而不飽亦何所傷

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

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頤虎感切頤

戶感切又上占湛切下魚檢切擊木根以結

頤食不飽面黃兒頤一作頤音同

藍兮

擗持也根以喻木本文選擗作擊補曰擊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注云苗

名蘭槐根名芷然則貫葍荔之落蕊貫累也葍荔香

草也緣木而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也言已施行常擗木引堅據持根木又貫累香草之實

也言我持木之本仰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補曰葍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

多葍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綠木生管子云葍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說前

漢樂章云葍荔遂芳謂都良葍荔俱有芬芳也花外曰葍內曰蘼蘼

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五臣云矯擗也舉

此香木以自以補曰九章云檇木蘭以矯蕙索胡繩之纒纒胡繩香

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

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譽譽者乃上法前世

也一云譽難也言已服節雖為難法我儆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節文選譽作譽世作時

五臣云譽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

所用補曰譽又訓難易之難非譽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唯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

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雖不周於今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之人考周合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

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聘之所

豈知屈子之心哉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墮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

俗而多言難補曰掩涕猶收淚也余雖好脩姱

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以鞿羈兮

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係切羈君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姱謂脩潔而姱美

也鞿羈以馬自喻體在口曰鞿革絡頭曰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聘之所

豈知屈子之心哉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墮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

俗而多言難補曰掩涕猶收淚也余雖好脩姱

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以鞿羈兮

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係切羈君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姱謂脩潔而姱美

也鞿羈以馬自喻體在口曰鞿革絡頭曰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聘之所

豈知屈子之心哉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墮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

俗而多言難補曰掩涕猶收淚也余雖好脩姱

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以鞿羈兮

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係切羈君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姱謂脩潔而姱美

也鞿羈以馬自喻體在口曰鞿革絡頭曰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聘之所

豈知屈子之心哉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墮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

俗而多言難補曰掩涕猶收淚也余雖好脩姱

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以鞿羈兮

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係切羈君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姱謂脩潔而姱美

也鞿羈以馬自喻體在口曰鞿革絡頭曰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也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譽譽於也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諄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諄

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
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
熟祭之也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
兒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

余之蛾眉兮
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
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兒

蛾一作蛾眉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嫺之疾妬兮何必揚
累之蛾眉自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為露才揚己之意

夫治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
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螭首蛾眉蓋言其質

之美耳師古云蛾
眉形若蠶蛾眉也
謠詠謂余以善淫
詠猶讚也

淫邪也言衆女嫉妬美好之人讚而毀之謂之
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

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為淫亂補
曰謠音遙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詠竹角切方

言云詠也楚以南謂之謠言衆女競為謠言以
譖愬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已以量人
周

時俗之工巧兮
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皆去規矩
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本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
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
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循音面賈誼云佞梟獠以隱處
措錯音

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
曲直補曰背違也墨度

競周容以為度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
工不循繩墨之直道

墨追古隨字
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
以言人臣不脩仁
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

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佞規矩而改
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
屯

鬱鬱邑余侘傺兮
屯憂兒侘傺失志兒侘猶堂堂
立兒也祭住也楚人名住曰祭

邑一作悒悒一木注云悒自念兒五臣云悒鬱憂思兒
悒不安也補曰悒徒渾切悶也鬱鬱邑憂兒不文曰曾

悒不安也補曰悒徒渾切悶也鬱鬱邑憂兒不文曰曾

歐欵余鬱邑兮五臣以阨鬱為句絕誤矣侘救加切

楚謂之祭郭璞云逗即今佳字

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

字也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

也渴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

為邪淫之態執鳥鳥之不羣兮執鳥執也謂能執伏

以喻志正補曰鷲脂利切自前世而固然言鷲

俗人自前出固然非獨於今比于伯夷是也李善文

作代何方園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園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

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園一作圓周二作同一云方

圓枘受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補曰忍尤而攘

詒尤過也攘除也詒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

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詒作詢補曰詒詢並乎漏

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詒病詒辱也

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

之節者固乃前出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

仁焉厚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

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也詩曰佇立以泣言

當若此于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

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

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回朕車以復

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

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欽去之路尚未甚遠也

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步步徐行也澤曲曰阜詩云鶴鳴

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

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招魂曰皋蘭被徑馳椒丘且焉止息

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

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駝五臣云椒丘

丘土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

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

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進不入以

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

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儻何以干

際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製芰荷以為衣

兮製裁也芰菱也秦人曰薺若荷芙蓉也補集

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

也回旋也路道也

及行迷之未遠

步徐行也澤曲曰阜詩云鶴鳴

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四墮

招魂曰皋蘭被徑

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

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駝五臣云椒丘

丘土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

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

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進不入以

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退去也言已誠欲

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儻何以干

際兮恐重患而離尤

離遭也曹

製芰荷以為衣

芙蓉以為裳

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

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

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彙一作集補曰爾

雅曰荷芙蓉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

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

華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

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

用此語薺若音皆荷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

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五臣云言君

不知我我亦

將止然我情實美補

高余冠之岌岌兮

岌岌高

曰芳敷方切香艸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

岌岌高

及切 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猶參差衆兒也言已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

云陸離美好兒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

缺之陸離兮冠 芳與澤其雜糅兮 芳德之臭

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 唯昭質其猶未

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故切

虧 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

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歎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

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

獨守其明潔之質 忽反顧以遊目兮 忽疾兒遊

猶未為自虧損也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

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王臣云觀四荒之

外以求知己者補曰爾雅觚竹比戶西王母曰下謂

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

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

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

故也費詁亦屈原之嗚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夫 佩繽紛其繁飾兮 繽紛盛兒繁衆也 芳

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勃勃芬香兒也章明也言

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

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民

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言萬民

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

以為常行也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

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脩又曰 雖體解吾猶

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

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恚也。恚與艾並。女頹音又。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懼。皆非是。女頹

之嬋媛兮

女頹。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揮。援。補曰。說文云。頹。女字也。音須。賈侍中

說楚人謂女曰頹。前漢有呂須。取此為名。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今自寬全鄉人。真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比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頹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頹罵原。以不與眾合。不承君意。誤矣。申申其詈予。申申。重也。言女頹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中申和舒之。兒女頹。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歌云。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是也。予音與。叶韻。曰。鮫

婞直以亡身兮

曰女頹。詞也。鮫。堯臣也。婞。直也。亦作絲。一作翫。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殛絲。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鮫。婞。直。以亡身。則鮫。蓋岡。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鮫。終然。歿乎羽之野。鮫。治洪水。婞。很。自功用而不就。終然。歿乎羽之野。鮫。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頹。比。屈原於鮫。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歿。一作天。一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歿。歿也。於。矯切。鮫。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能。入于羽淵。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

女頹

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謇。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婞。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婞。大之行。補曰。博。謇。當如逸說。紛盛。兒。媿。苦。瓜。切。好也。

資其菜蔬以盈室兮

資蒺藜也菜王芻也蔬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資又曰終朝

采菜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補曰今詩資作茨菜作綠資音覽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

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菜音錄爾雅云菜王芻菜蓐也本草云蓋

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菜蓐草蔬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

之苓耳廣雅謂之菜耳皆以實得名本草臬耳一名蔬

判獨離而不服

判別也女類言眾人皆佩資菜臬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

同故斥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

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

世並舉而好

朋兮

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

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夫何堯

獨而不予聽

堯孤也詩曰哀此堯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堯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堯一作

作箴予一作余補曰堯渠管切今詩作惇聽平聲

前聖以節中兮

節度文選

喟憑心而歷茲

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

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行澤

盱矣補曰喟立愧切方言云馮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兒引楚詞康回憑怒皮冰切列子曰帝馮怒莊子

曰佞溺於馮氣說文云馮憑也並音憤喟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

歷茲意

濟沅湘以南征兮

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鄱城西
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
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又零陵郡
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
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
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就重華而

嗽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
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
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嗽詞自說
稽疑聖帝翼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嗽
列也先儒以重華為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
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與堯為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
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
為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
則復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
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下啓能承先志績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
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大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
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嶺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
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
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夾羿弊曰為譎
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
復帝畷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

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
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

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
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

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昆
弟五人居問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

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卷一作居
 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誅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內五子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
 它皆放此難乃且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
 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
 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
 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曰盛羿
 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羿
 淫遊以佚畋兮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
 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三射官帝嚳時有
 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
 也后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
 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
 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珽利决封豨是射

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周一誤

浞又貪夫厥

冢

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
 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

媾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惡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
 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

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以德
 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澆
 一作界一云被於疆圉補曰

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鼻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稟
 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彊禦彊禦疆梁

也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疆梁
 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

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
 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

為澆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而厥首用夫

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

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拜澆寒泥

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

也釋文作顛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自夏之方衰后

拜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

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

之以為已相泥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菑氏泥因拜室生

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

灌及斟尋氏靡自有菑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相自立相依一書夏祚猶尚未

論語兼義云拜逐后相自立相依一書夏祚猶尚未

滅及寒泥殺拜因拜室而生澆澆長夫自能用師始

瑛誘殪方始滅泥而立少康計大康失邦及少康紹

國向有百載乃成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拜

夏桀之常違兮

桀

之亡王也五臣云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

道下逆於人理乃

遂以逢

后辛之菹醢兮

后君

殺之亡王紂名也

菹醢

也辛

君

臣云菹醢肉醬也

菹

醢

也

醢音海爾雅曰肉

謂之醢

醢

也

為無道殺比干醢

梅伯武王杖黃鉞

行天罰殷宗遂

紂

絕不得長久也而

一作之補曰禮記

云昔殷紂亂天

下脯鬼侯以饗諸

而祗敬兮

儼畏也祗敬也

儼

儼

儼

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

言殷湯夏禹周之

文

無

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佑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差舊讀作蹉五臣以為差殊非是

能兮

賢一云舉

循繩墨而不頗

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

辭循一作脩頗一作波浦口思玄賦注引楚詞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

皇天無私阿兮

竊愛為私所私為阿覽

民德焉錯輔

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

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錯七故切上天佑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

苟得用此下土

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

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

之用詩曰奄有下土瞻前而顧後兮

相觀民之計極

相視也

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謀窮其真為也民一所以亡足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

猶有臭書弗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

而可服

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

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臣云服用也 玷余身而危死兮

下猶危也或云貼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始一本死

貼前漢注云貼音瞻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

近邊欲墮之意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

也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日里

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不日里

鑿而方正其柎則物不罔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脩名之人以

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

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罔鑿而方柎兮吾固知

其鉅語而難入矣邪佞在前而已曾歔歔余鬱鬱

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歔歔余鬱鬱

邑兮曾累也歔歔懼免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

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歔香

衣許毅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

二切哀朕時之不當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

之時而值菹醢之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栗也

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以掩涕兮攬一作攬

文選作擊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

曰茹文選音汝王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

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露余襟

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露余襟

之浪浪露濡也衣背謂之襟浪浪流兒也言已自

流猶引取柔栗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

之則也補曰爾雅衣背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跪

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

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耿吾既得此中正取

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耿吾既得此中正取

也言已上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弄堯桀紂行

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

布衽挽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堯明得此中正之
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
慰已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
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
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
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
沉江而死不與
扞閣而生也
名也山海經云鷲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爲
車飾虬一作虯
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類也渠幽切
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虬謂駕六馬以
玉飾其鏤勒有似玉虬也鷲於計鳥雞二切山海經
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翳鳥也
又云蛇山有鳥五
色飛蔽日名鷲鳥
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
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乎雲而上征故逸云濞猶

四馬玉虬以乘鷲兮

有角曰龍無角曰鷲鳳皇別

於蒼梧兮

掩也按濞奄忽山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
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趙矣軻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軻爲車輪誤
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禮記
曰舜葬於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
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
蒼梧馮乘縣故或

朝發軻

夕余至乎縣圃

縣圃神山在

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圃一作懸
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
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實惟帝
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
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
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
圃水經云崑崙崑崙說曰崑崙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

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
增淮南子言頃宮旋室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
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
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
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一角正北上一
千北辰星之燿名閼風巖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
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
崙縣圃其
欲少留此靈瑣兮
靈瑣以喻君瑣門鑊
居安在
之省爾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
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瓌五臣云瓌門閼也
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
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
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
日勿心忽其將暮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
吾令羲和
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弭節兮

義和曰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
義和是生十日常浴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
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上四時虞世
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
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義
和至此而迴弭
望崦嵫而勿迫

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
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迫近冀及盛時
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
馬鼠同穴山西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
子云日入崦嵫經
路曼曼其脩遠兮
脩長也
細柳入虞淵之汜
作漫五臣云漫漫遠兒補曰曼曼
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
吾將上下而

求索

言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補曰索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曰浴處也補曰

所格切飲余馬於咸池兮飲於禁切九歌云與

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

云咸池浮津而森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

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

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曰所浴者也

余轡乎扶桑摠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

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

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縶已身結我

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

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

運照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

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

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噴噴猶照也說文云博

桑神木日所出博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

音扶湯與暘同

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
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
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
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
曰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
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
蓮華天問云羲和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
之未揚若華何光聊逍遙以相羊相羊皆遊也
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
命也或謂拂蔽也一作伴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
一作須臾年一作伴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
也

也也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

御曰望舒亦曰織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

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
禮王出入則辟

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
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
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
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
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

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
臣云鸞鳥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

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
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鸞鳳

其雌皇皇或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
作鳳為去聲

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
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

主雷雨之神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
曰雷師豐隆也

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
日夜冥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

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

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仙而皇雌鳳也以
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以喻

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飄風屯其相離兮飄風為
飛騰以求同志也

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眾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
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

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
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

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
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適之也

讀若迓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文選云雲旗
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蜺

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
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蜺為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

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
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日照雨滴則

也虹生紛總總其離合兮紛盛多兒總總猶傳傳

斑陸離其上下斑亂兒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

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斑然散亂而不可五口令帝

閣開關兮帝謂天帝閣常以昏閉門也補曰倚閭闔

而望予上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讓惡佞將

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大文大象賦曰嚴闔闔以洞

開注云宮墻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閭闔門淮南

子曰排闥闔淪天門注云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

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閭闔天門也闔門扇也

楚人名門曰閭闔文選注云閭闔天門也王者因時

以為門屈原亦以閭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時

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昧兒罷極也罷一作疲

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罷音皮

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

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繁長立而無趣

向洲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

中而芬芳郁烈之不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

可掩故楚詞云云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渡也

臣云蔽隱也五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淮南子

李慶卷一

三十一

李慶卷一

三十一

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
 并心力也必一作宓五臣云宓妃以喻賢臣補曰漢
 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宓顏氏家訓
 云宓字外宅宓字外下俱為宓孔子弟子宓子賤
 即處義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
 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
 宓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
 犧氏女弱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解佩纓以結
言兮 纓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
 之先達兮解玉珩而要之亦此意
吾令蹇
脩以為理 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
 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
 其臣也五臣云今蹇脩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
 犧氏之女故使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
難遷 緯繡乘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
 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
 微繡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攷愷廣韻作微繡此言
 隱士忽與我乘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合也再宿
 刺其意難移也
 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于流沙也補曰郭璞
 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剛丹蓋
 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
 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鉅遷于窮石
朝濯髮乎
涓盤 涓盤水名禹大傳曰涓盤之水出崦嵫之山
 涓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
日康娛以淫游 康安也言宓妃用
 曰傲侮一作傲
 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
 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又遊無意以
 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
雖信美而無禮
 雅久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兮來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必妃雖信

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 覽相觀 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索身亂倫

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 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

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

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

作汜汜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

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

山曰閭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戶 望

瑶臺之偃蹇兮 偃蹇高兒補曰說文云瑶王之

者見有娥之佚女 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

子以諭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

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

廣志云其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蠍雄 鳩告

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

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

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

也暉與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作鳩補曰

不齊國卷一

三三

補曰相去聲

周流乎天余乃下

於四極兮

瑶臺之偃蹇兮

者見有娥之佚女

子以諭貞賢也

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

廣志云其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蠍雄

鳩告

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

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

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

也暉與雄鳩之鳴逝兮

三三

佻巧

輕佻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

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不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周切又士了切爾雅云佻

偷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猶由抽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

待人不待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

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

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

有狐疑之說未必一類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與疏云猶是懼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

大者人老子曰豫兮若畏四隣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

欲自適而不可 適往也言已令為

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鳳

皇既受詒兮

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聘恐高辛之先我

聘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

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帝嚳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

欲遠

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復後高辛欲遠集七方又無所之故

及少康之末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戎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索

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

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

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

大湯西山上虞城姚音遙說理弱而媒拙兮

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恐道守言之不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世溷濁

固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世溷濁

而嫉賢兮世一作時好蔽美而稱惡稱舉也再言

襄二世不萌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

懷正之世耳惡去聲言可閨中既以邃遠兮

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閨中既以邃遠兮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

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遂切哲王

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

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

而多閨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

中既夕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

太史公所謂異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

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

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閨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

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

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同居也九歌曰長無

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未古也考

上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集韻古音估音故也音故者始也

筵篲兮索取也筵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卜曰筵文選筵作瓊五臣云

索筵芻茅以

筵篲兮

結草折竹以

卜曰筵文選

筵作瓊五臣云

索筵芻茅以

筵篲兮

結草折竹以

筵竹筴也補曰索所革切筴音瓊爾雅云葛葛筴音廷筴音專後漢方云葛葛筴一種花有赤者為葛筴筴音廷筴音專後漢方

術傳曰擬專折竹注命靈氣分為余占之靈氣古

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

所從乃取神草竹筴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

勞占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

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

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息古文思亦曰勉遠逝而無

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

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氛曰

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何所獨無芳

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草兮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

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

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尔字一作世幽昧以眩

曜兮眩曜惑亂兒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

象者衆人之所眩耀孰云察余之善惡屈

蒼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
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
文選善
作美
民好惡其不同兮民一惟此黨人
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
惡憎也謂曰好惡並去聲戶服艾以盈要兮艾
黨朋黨謂椒蘭之徒也

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謂幽蘭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

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

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之覽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覽

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一作視也草一作艸一作獨豈

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

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易別於忠佞知

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理美猶九章言藻美也理音呈一曰瑤

也蘇糞壤且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呂一

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幃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幃

謂之瀉主云即今之香纓也禕邪謂申椒其不

芳言蘇糞土以滿香囊而帶之反謂欲從靈氛

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

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巫咸將夕

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善序云伊陟贊于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

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

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

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

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

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懷椒

精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精米所以享神言

使占茲吉凶也精俗作精補曰精音所祭神百神

米也孟康曰椒精以椒香米饌也要伊消切

醫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九疑舜所葬也

言巫咸得已椒精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

之神紛然來迎知己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醫於計

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逐也漢紀曰望祀虞舜于九

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

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皇

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刻刻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刻刻光兒補曰刻以

告余以吉故就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

靈氛之占筮算折竹而已至百神備曰勉陞降

降九疑並避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

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

耳不必求渠獲之所同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指君臣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渠一作矩獲

一作獲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渠俱雨切獲紆縛

李陽卷一

三二

百神

九疑

舜所葬也

續盛兒

疑舜

所葬也

皇

曰勉陞降

渠法也

獲度也

言當自

渠法也

獲度也

言當自

渠法也

獲度也

言當自

渠法也

精而要之

使占茲吉凶也

醫其備降兮

言巫咸得已

之神紛然來迎

切疑與疑同

疑張揖曰九疑

梧半在零陵

似水經云峯秀

刻刻其揚靈兮

告余以吉故

靈氛之占筮算

降九疑並避告

以上下兮

耳不必求

渠獲之所同

指君臣

與已合法度者

一作獲五臣云

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精而要之

椒精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

知己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醫於計

漢紀曰望祀虞舜于九

疑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

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

皇皇天也刻刻光兒補曰刻以

就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

至百神備

曰勉陞降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三二

百神

九疑

舜所葬也

續盛兒

疑舜

所葬也

皇

曰勉陞降

渠法也

獲度也

言當自

渠法也

獲度也

言當自

渠法也

獲度也

言當自

渠法也

巖兮

說傳說也傳巖地名補曰

武丁用而不

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

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野得諸傳巖作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

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

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

以傳險姓之號曰傳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傳

巖在北海之州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

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王之

鼓刀兮

呂太公之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

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

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

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老

鼓刀注云太公河內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

巖地

武丁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

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野得諸傳巖作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

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

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

以傳險姓之號曰傳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傳

巖在北海之州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

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王之

鼓刀兮

呂太公之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

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

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

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老

鼓刀注云太公河內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

三十一

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鼫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
祭屈原舉呂望傳說寤寐之事傷今之不然也及

年歲之未晏兮

晏時亦猶其未央

史盡也言已所

以汲汲欲輔佐君者翼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
年時亦尚未盡翼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

說文央久也

恐鷓鴣之先鳴兮

鷓鴣一名買鷓
常以春分鳴也

鷓鴣一作鷓鴣五臣云鷓鴣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
鷓音提鷓音決一音弟桂一音殄綸反離騷云徒恐

鷓鴣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鷓鴣一
名買鷓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

皆歇鷓鴣與鷓鴣同鏡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于
鷓鴣鳴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

鷓鴣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鷓鴣一
名鷓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舊周子規也

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鷓鴣鳴而草衰注云
鷓鴣爾雅謂之鷓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鷓鴣二

物也月令仲夏鷓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
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鷓箋云伯勞鳴將寒

之候也五月則鳴臨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至
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鷓

鳴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鷓鴣關西曰巧婦關東
曰鷓鴣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言我恐鷓鴣以先春分鳴
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

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
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

卉猶百草也詩

何瓊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盛兒
佩一作屏

衆菱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
衆人菱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

也五臣云菱亦盛也補曰菱音愛
方言云掩翳菱也注云謂菱蔽也

惟此黨人之不

諒兮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

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

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

也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

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

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極其不芳以申極之別於糞壤也今日蘭芷不芳

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昔日之

芳草兮

一作草一作卉

今直為此蕭蕭艾也

言往昔芬芳之

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佞愚任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

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蕪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艾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

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豈

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脩潔之士而自損害補

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余以蘭為可恃

兮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羌無實而容長

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

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苟得列

乎衆芳言子蘭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

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椒專佞以慢慝兮楚

大夫子椒也淫注云慢也人表有令尹子椒慝也以喻子椒

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

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

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

云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

佩帶而無芬芳補曰穠音殺爾雅曰椒穠醜菜注云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穠之似椒也

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既干進而務

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

入兮一作求而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椒

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周時俗之流從兮

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周時俗之流從兮

從流一本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

從誤作徒又孰能無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

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

臣云周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

委

苟

得

列

楚

椒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委

厥

美

以

從

俗

兮

苟

得

列

委

厥

美

以

從

俗

兮

苟

得

臣云無實無實

材補曰長平聲

委厥美以從俗兮

委

苟得列

楚

椒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委

苟

得

列

楚

椒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厥美以從俗言于蘭之自弃也此云芳菲菲而

難虧兮其虧一作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

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歌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

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淳補口說文云芬州初生其

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及余飾

法度也補口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

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

馬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

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兮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

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云君而遠行也

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

曰歷筭也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補曰張

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

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

羞為脩精瓊糜以為糧精鑿也糜屑也糧糧也

誤矣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王屑以為儲糧飲食

香潔異以延年也五臣云精禱也取其清潔而延壽

補曰糜音糜文選音靡反離騷云精瓊糜與秋菊芳

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

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

王齊當食玉屑張食米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案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草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

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遭吾道夫崑崙兮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遭轉也楚人名轉曰遭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遭池戰切焉

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五里河水出其東北阪爾雅曰西北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焉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崙虛在西北帝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山其路遙遠周流揚雲霓之唵藹也揚披也

天下以求同志也翦鬱蔭兒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蓋一作靄

正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唵藹旌旗蔽日克補曰唵藹暗也冥也唵

鳥感切藹靄蓋並於蓋切鳴玉鸞鳥之唵唵

以王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唵唵鳴聲也言已從崑崑將遂陞天披雲霓之翦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

之唵唵而有節度也五臣云下馬侷也鸞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

詩云和鸞雖雖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

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唵音犁埤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倉云眾聲也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

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太象賦云天天津橫漢以擣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之

橫河津中津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極

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于齔國為西極又淮南曰西方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旂也

之山曰閭闔之門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熊

旗渠高翱翔之翼翼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

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補曰

古者旌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

淮南曰鳳皇會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忽

忽

忽

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與水流

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也遵赤水而容與

但有沙流本無水也遵赤水而容與

山容與游戲見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

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酒飾也補曰傳雅云崑崙

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三水入南海

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陽莊

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子曰昔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龍使梁津兮

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

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龜以

為梁也使一作呂五臣曰麾昭也補曰麾許為切廣

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

鱗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

說文曰津水渡也詔西皇使涉予

帝少皞也西皇詔告也西皇

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

以多艱兮

艱難

騰衆車使徑待

騰過也言崑崙

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路不

周以左轉兮

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

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

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准

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

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

遠游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
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
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

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象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
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
也左轉者言君行左垂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
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
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崙國鳥邊國之西復屯
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余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
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

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
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齊玉鞞而

並馳

乘鞞鋼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下
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眾皆

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
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

進駕八龍之婉婉兮

婉婉龍兒五臣云八龍
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

載雲旗之委蛇

其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
言已乘八龍又載雲旗委

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
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
委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為駕載
雲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真至雲故曰雲旗委於
為切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遠見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
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
徐行以候世人其奏九歌而舞舜韶兮
德之歌九

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補曰周
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
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聊假日以媮樂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愉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占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曰亦承誤也樂也音俞

陟陞皇之赫戲兮 皇皇天也赫戲光也明也音俞

忽臨睨夫舊鄉 睨視也舊鄉

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燁 忽臨睨夫舊鄉 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晚五

僕夫悲余馬懷兮 僕御也懷思也

蜷局顧而不行 蜷局詰屈不行兒屈原設去此離俗周天而

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

我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志不肯行補曰蜷音拳

蟲形詰屈也行 亂曰 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揔撮

胡郎切叶韻 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

激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

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 已矣

者揔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

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

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

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又何懷乎故都

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詞

言眾人無有知已已復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

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

故我將自沈汨淵

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

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

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

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

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

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成以

名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

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

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

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

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

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

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

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

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

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乖

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

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

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

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

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

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

著一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

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

順上婉婉一作婉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

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

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

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

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

班固謂之露才揚已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

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切

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

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
 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
 有求於世而怨望哉恨一作怨且詩人怨主
 刺諫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
 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
 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
 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

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
 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
 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
 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
 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
 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劬屈原之
 詞誠博遠矣白一有孔字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

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

相王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水不刊

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

排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蟬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

及至羿澆少康式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晉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

周道而不傷薄援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

間以離讒賦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

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

稱崑崙真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

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楚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

楚辭卷一

十一

楚辭卷一

十一

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
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
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
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異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
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發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
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
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
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
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回者其英
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
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游之所以作
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
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
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天無垠無滄滑而竟兮
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
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
多出於此三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
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兒踈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
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
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
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

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

之王王怒而踈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
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
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
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
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
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
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
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
于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竒文蔚起其離
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
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
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皜

一作皜

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

二姚與左氏不合

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

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

依經立義駟虬乘駘馬則時乘六龍崑崙

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

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

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

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

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

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

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

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

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

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

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
 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
 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
 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為歡荒淫之意也

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

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

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

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

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宋王可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

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
 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歎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迷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泂波而得竒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竒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欬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

子淵矣

一云獨任
當作獨往

諧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

豔溢鎬毫

厚作雲

楚辭卷第一

西

松山附志

五ノ二

